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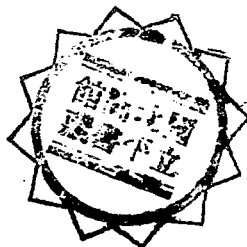
FEB 13 1933

在創刊號裏

有這麼個紫燕.....	李這劇
夜.....	小翹女士
又坐在大堤上.....	翹定英三之庾
大聲的歌唱.....	英三譯
窮的怨言.....	李這劇
贈.....	鳳梅
凡.....	梅友之
我底悲哀.....	琢樹
中秋或.....	鳳笑
給萍.....	浮
月夜.....	李這劇
妳還是輕輕地爬在我的心頭.....	
落葉.....	
山裏的回聲.....	

我們詩歌

一九三三，一，三一，出版



我們的話

全人

我們舉手向衆高呼：

親愛的同志們，來吧！來吧！

我們是大衆的，我們的力量是團結。我們要在總的團結下邁步向前！

現在，因了我們的旗下，只有幾個同人；這幾個同人的我們，又一切一切，都很不夠，而且大部分的全人還都是些賈寶玉式的才子，林黛玉式的佳人，因此，看上去，在我們口角上掛着的就只有姑娘，眼裡所看到也就只有風花雪月，不過，在這脂粉堆裡，是着力的胚胎。這些才子佳人是不久在這力的感染下，也定會把他們的眼睛睜大，英勇地走上了應走的路徑！由是我們敢再搖着雙臂，大聲高呼：親愛的同志們，來吧！來吧！

MB
I226
263



3 1761 2287 1

有這麼個紫燕

李這劇

這麼個荒山，這麼個村莊，
春陪伴着燕來，來嘗北地的淒涼；
這麼個紫燕，這麼個樑上，
紫燕她獨自在這兒住，在這兒唱。

一件驚奇的事——其實平常，
出在這麼個村莊這，這村莊；
是誰也不明白——想要明白，
惟有這麼個紫燕她，她明白。

當月到樑上，有個紫燕；

當月到床上，有個姑娘！
這麼個紫燕旣住在這樑上，
紫燕她能不認得這姑娘？

當月到床上，有個姑娘；
這姑娘，心和桃花一樣：
心，一瓣瓣，像桃花，一瓣瓣；
心，紅嬌嬌，像桃花，紅嬌嬌。

這姑娘，心和桃花一樣。
正胸兒在袒，棒心惆悵：
悵：「將怎避人間無理的毀謗」？
紫燕她爲此心傷，就不再歌唱。

正胸兒在袒，棒心惆悵；
這姑娘蓦地才知月上。
月上，村人都已經走入夢鄉；
夢鄉，夢得都是在迷了方向。

這姑娘驀地才如月上；

這姑娘悄地去到街上。

街上，靜的，靜的，靜的；

紫燕，隨傍，隨傍，隨傍。

這姑娘悄地去到街上，

在村西有朶桃花放光。

這姑娘想：「那是桃花？那是心？」

這姑娘知：「那是男郎！是男郎！」

在村西有朶桃花放光，

那桃花原來是個男郎。

紫燕她飛過村西，呀，無言的男郎！

紫燕她飛回村東，咳，心跳的姑娘！

那桃花原來是個男郎，

這姑娘懶地回到繡房，

這個事怎能瞞得過紫燕，

 隨傍着姑娘飛來飛往？

這姑娘懶地回到綉房，

這姑娘橫着睡倒床上。

 於是，於是紫燕她也就入了睡鄉。——

 霎時，霎時那月兒叫醒了這姑娘。

這姑娘橫着睡倒床上，

紫燕醒來，不見了姑娘；

 只見空房，空床，一縷縷餘香。

這紫燕去各處尋訪，終不知去向。

這件驚奇的事——其實平常，

 出在這個村莊這，這村莊。

是誰也不明白——想要明白，

 這時紫燕她也是不，不明白。

當這村莊，春去，夏去，簡直地秋是又來，
紫燕她回南去，正飛到衡山那山隈；
這時紫燕她想：「姑娘倒是何往」？
衡山那廂，春在，夏在，好像是秋不曾來。

紫燕她回南去，正飛到衡山那山隈，
見那山下遠遠地有一對桃花飄來；
月下，紫燕她立刻飛下了山隈，
月下，看像是姑娘同着個人來。

見那山下遠遠地有一對桃花飄來，
的確是這姑娘同那男郎相偕着來。
她們渡水，爬山，找不見可往的地方；
他們通宵，達旦，要尋個合理的村鄉。

的確是這姑娘同那男郎相偕着來，
這姑娘不曾覺得紫燕她飛下山隈。
這事是誰也不明白——想要明白，

終久還是紫燕她，她明白。

一九二九年三月中旬。

李這劇

夜——

小 韞

太陽躺入西方的山嵐，
白晝板着灰色的臉，
我倉惶四顧，茫然！

人間剎那瞑目的光明，
我悄立觀看，
觀看！悲哀散在眼前！

黃昏彈上我的髮尖，
灰白色罩滿衣衫，
行人匆匆，我自盤桓。

北海的冰廠整日消閒，

遠處的景山已經灰暗；
新張的夜幕嚟，蘭珊！

黑暗斬斷四週的感觀，
冷風捫着我的臉，
沉悶！我沉悶的無言。

圖書館門不停的攪動，
革履敲着馬路叮叮，
我在東方的石欄依憑。

晚空傳來遠處的歌聲，
歌聲帶着粉紅色的夢，
亡國恨！亡國的哀音！

沉痛深刻在我的內心，
任敵人踏碎祖國，
國民嚟！仍酣睡夢中！

繁星閃着碎的火花，
電燈照在路牆的一角，
夜！那兒是我的祖國？

又坐在大堤上 定之

是一個初秋的夜晚，
月亮被雲彩遮蓋了大半個臉。
好像一個害臊的女孩，
用溫柔的眼光注視這污濁的人間。
長堤又被月光映成一片灰白，
像是一條鬥乏的長虫靜臥在河邊。
勞動了一整天的灰塵也睡在地上再不想飛翔
。

隱隱綽綽的一個黑影擺到近前；
他抬頭望着空間，
似乎在責問上天，

爲什麼對他這般無憐？
去年今天他和姑娘一同坐在這堤上，
兩雙歡欣的眼兒瞧着含羞的月亮，
她低聲說我決不會反覆無常。
今天的堤上還是去年的堤上，
但是沒有姑娘坐在他身旁。
月亮很疑惑的向他期望，
喂爲什麼今年祇有你一個人來拜訪。

一月廿七日稿寫津門

大聲的歌唱 英庚

陰影深刻開展於人類的下層，
朝氣伏尸，魔兒的羽翼衝空！
這是個甚麼奇異的時代，
氣息淹淹的人們夜無呻吟。

這般沉靜黑暗的遠方，

沒有太陽，也沒有月亮；
沒有殺敵致勝的勇士，
我們在夜氣滯息中嘶着呼聲。

我們：不會亡國的歌唱，
悲哀緊壓着各個的胸膛；
我們也不會懦弱的痛哭，
願以全副的力彈醒民族。

我願我們的歌聲宏亮：
震破夜幕的漫長，
喚起一羣沉睡的眼眶，
不久的將來要他們回響。

我們：將大聲的歌唱，
願牠得到一廣迅的回響，
在黑暗中打起波浪萬層，
上下四方彈入人們的心。

冷血中我將給你以熱力，
自始裡我將給你以寬宏，
熱的力熾沸宇宙的酷冷，
歌聲燃起黑暗中的光明。

我們的青年志士，
束住你們的幻想，
一齊偕手來此歌唱；
用你們的力燃起一樣的火光。

窮的怨言 Southey 原著
三譯

“因何有窮苦的怨言？”

這有錢的人向我求問：一
來，同我走向外國”我說，
“我將回答你”

天黑了，在這凍冰的街道上

看着好像露着憂愁的樣子；

我們的身子被捲起了和包好了，

尚且我們還是個冷，

我遇見一個老科頭(不戴帽子)的人，

他的一束髮少而且白；

我問他在外國做甚麼來着

在那冷的冬天夜裏。

這冷實在是利害，他說，

但在家裏他沒曾有過火，

所以他才來到外國求問。

我遇見一個年輕跳足的孩子，

她在懇求着用了很大的聲音和勇氣；

我問她做什麼來着，當着風吹着這麼樣的冷的時

候。

她說她父親是在家裏，
他病臥在床上，^{*}
因此她是被遣送到外國去
爲的是懇求麵包。

我看見一個婦人坐在一個石頭上休息；
她有一個嬰孩在她的身後，
另一個在她的胸前。

我問她爲何要停滯在那裏，
當着夜風是這樣寒冷的時候；
她轉過來她的頭，吩咐這嬰孩
在後面叫喊着，仍然繼續的；一

然後告訴我們她丈夫是在服役，
一個兵士，很遠的離開，
因此她去到教區去在懇求他回來。

我轉向到這富人，於是，
他很沈靜的站着一
“你問我因為什麼有苦痛的怨言，
這個已經回答了你！”

贈——

李這劇

妳那白的情絲，妳那白的憂愁，
白衣姑娘！——
白衣姑娘，
妳須駕朵，妳若是駕朵白的雲！

妳那白的影子，妳那白的婀娜，
白衣姑娘！——
白衣姑娘，
妳正痴望，妳正在抱着白的月！

妳那白的溫柔，妳那白的勇猛，

白衣姑娘！——

白衣姑娘，

妳知不知，妳手上有個白的蛾？

妳那白的神聖，妳那白的步聲，

白衣姑娘！——

白衣姑娘，

牠那野心，牠想爬上妳白的臉！

妳那白的吁嗟，妳那白的抑揚，

白衣姑娘！——

白衣姑娘，

我告給妳：那個蛾，我底心變的！

一九三二年一月初旬

凡

凡！今天你要離了這半新半舊的屋裡，
但是你別忘了我倆在這裡暢談的蜜語；
牠是我倆的寶宮應該紀念的啊！
並且我希望你不時的回憶着：

※ ※ ※

凡！你看人間滿佈着創傷，
空間全是創傷的大集團：
我倆今後應負起醫治創傷的使命，
去：尋找那美滿而愛的理想天國；

※ ※ ※

凡？世界上沒有什麼比雪還白，
人間再沒有比我倆的愛情更潔：
我們的愛情不斷的持久
我們的生命淵源永不乾涸

鳳棲一九三二，一，二十。

於華大花園宿舍

我的悲哀

梅友

一鉤銀月斜挂在柳梢，月光射在那碧綠如茵的短草上，在一個兒童運動場，那似生雙翼的小天使在鞦韆架上翱翔，笑容浮在小小的面龐，幾個坐在滑板上，好像從半空中下降，拍，拍，清脆的鼓掌，快樂的笑聲，天真的歌唱，輕輕的脚步捉迷藏在大自然的地氈上，他們都有帶笑的面龐，快樂的心腸。

△ △ △

我獨坐在長廊上，痴望着地下的月光，一陣天真的笑聲，引起我的迴想，十年前我也是這樣，我也有含笑的面龐，我也有快樂的心腸！

△ △ △

如今已消逝了我童年的天真，
 爛燬的靈心：光陰之神啊你好殘忍！

△ △ △

明月能復圓，短草能復生，只有我的童年逝去無影

踪，葬禮早已舉行在淒清的月色中！可詛咒的人生
歷程，爲何使我失了天真爛漫的心情？

中秋感 民廿一年中秋寫于汴之旅次

琢之

八月送新涼 僑居在大梁
皎皎青天月 偏照離人腸
酒許鄰家醉 花開別院香
嘆余萍蹤客 孤寂徒自傷

給 萍

樹 元

這是篇訴冤狀？
是首戀愛詩？
我虔誠的向妳叩問：
萍呀！爲什麼將我遺棄？

雙眉代表了妳的才情，
芳顏表現了妳的美麗；

一對熱情的眸子呵——

拘魂的利器。

我飄飄的魂兒，

跳躍的心兒：

走向妳處女的懷抱，

因為妳向我招手。

攫去我靈魂的是妳的才，

佔據我肉體的是妳的美；

天也不知道——

滲着濃厚的苦味。

爲了見妳一面，

足跡踏遍了妳住宅的周圍！

前後門的左近，

更是我徘徊的所在。

一日三次的盼着郵差，
每次都沒有妳的信來：
是沒有時間？
還是懶怠？

妳馳騁於球場，
我在牆上騎坐；
知道嗎？
我一心去給妳助威。

我的掌痛了，
噪乾了；
妳始終——
始終沒加青睞。

太陽失去了紅色，
青天遮了一層暗雲；
嗚咽的躺在床上，

從此得了個心痛。

這是篇訴冤狀？

是首戀愛詩？

自從得了這病——

已不能將牠分清！

月 夜

鳳 隸

一個惠風和暢的夜裏，
我獨自站在清幽的園圃；
那幾株艷麗的桃花，
射簫似的芳香撲進了我的鼻孔。

＊ ＊ ＊

剎那間一輪皎皎的明月，
漸漸地由東邊升起：
一切大自然的美景仰望晰明，
那月兒更顯得格外的輝煌；

* * *

啊！我環繞着芳香的桃樹東踱西踱，
悄悄的回憶起過去的迷夢；
一陣溫存的春風徐徐吹來，
我便半醉半醒的仍做迷夢。

* * *

我曾經幻想過優美的國度裏，
我也曾撫摩過姝女的酥胸；
到如今嚟！到如今嚟！
一切的一切成了泡影。

* * *

我相信人們全是利害的集合，
有什麼情感靈神的結晶；
愛情，盟誓，不過是金錢魔力的產兒，
社會不仁，製造些整個的罪人；

* * *

俄而烏煙瘴氣的浮雲遮上月亮，
人類中又成為黑暗陰森；

祇有天涯西北燐燐螢蟲似的星火

我願開拓黑暗追尋那燦爛的月明；

鳳棲於故都公寓

一九三二，五，六。

妳還是輕輕地爬在我的心頭

幻滅不了是妳的溫柔，

淚洗不掉是我的孤單。

在這夢回寂寞的午夜；

妳輕輕爬在我的心頭。

※ ※ ※ ※

我曾幾次乍醒在寂寞的夜半，

我虛幻夢裡的情意纏綿。

聽懷錶在Dear. Dear.的輕喧，

疑是妳躡足前來的低喚。

※ ※ ※ ※

我凝睇妳月麗澄空的淡妝，

描擬妳綽約輕盈的模樣。

我撫摸被面軟滑平光，

恍惚在摩娑妳的胸堂。

＊ ＊ ＊ ＊

我瞑目嗅着妳花香的蜜意，

見妳嬌慵地冉冉向我前驅。

依樣是淡藍色緊緊上衣，

依樣是純黑的短短裙裾。

＊ ＊ ＊ ＊

妳嫵媚的臉上放着紅霞，

宛如一朵沉醉春風的桃花。

肉體靈感隱現在妳的襖際，

是怎樣地豐蕓，動人，……

＊ ＊ ＊ ＊

妳笑靨地抱住我半暖的身軀，

撒嬌地叫我，親我，搖我，……

這時我又被妳沉酣陶醉，

我的神靈也早已消溶在妳的懷裡。

＊ ＊ ＊ ＊

我生命的火焰沸騰了浪花，
薄靈的心弦響着妳的創痕，
在這孤單寂寞的午夜，
妳還是輕輕地爬在我的心頭。

笑空

落葉

浮 萍

可憐的落葉！
你到處悵徨飄奔，
歸宿難尋，
你可到那裏依附片刻？
天蒼蒼野茫茫無際無垠，
孤身隻影，
任狂風暴雨之飄淋，

可憐的落葉！
你終日哀吼悲鳴，

好像是號寒怨凍，
向人乞憐；
但誰能與你表半點同情？
不過多討些「白眼」「齒冷」
厭惡的穢聲！

落葉！
可憐的落葉！
你憔悴枯癯，
正是飄零人的化身，
來，
請飛入我的胸襟，
永睡在我的胸襟，
我也是同病人！

山裏的回聲

李這劇

山坡，呀，墓！

墓，唉，埋着個女子底心——痴心！

樹林，呀，墓！

墓，唉，湧出些女子底淚——情淚！

坡上有些些殘花落蕊，

是風吹殘？

是雨打落？

當那時，當殘的三四月，落的三四月。

墓，白髮的老嫗，

在墓旁，呀，遺怨她女兒底已往！

山，羽衣的天使，

在山上，呀，辯駁這老嫗底妄想！

（不是，不是無意義的山裏回聲。）

她們正：

嗚咽地哭，

正意地駁。

在那天，在掃墓的個清明節。

「多糊塗！你……你不該……投河！」

這樣地啼哭——老嫗哭聲；

「……糊塗？你！……該！……河！」

這樣地辯駁——山裏回聲。

（注意注意這一般山裏的回聲！）

原來她

自殺！

自殺！

這時紅日將落；飛霞，飛霞。

「你……偏偏要……嫁他，你爸偏……偏……」

這樣地啼哭——老嫗哭聲；

「你！……要！……他！……偏？……偏？……」

這樣地辯駁——山裏回聲。

（誰曾，誰曾留意到這一段回聲？）

原來她

偏偏……！

偏偏……！

日完落了，剛剛；月兒未上，偏偏。

「不該……你偕……偕逃，醜……醜事！致笑！」

這樣地啼哭——老嫗哭聲；

「…該！……偕！……逃！醜？……笑？」

這樣地辯駁——山裏回聲。

（天使，願你常在人間正意地辯護！）

原來她

偕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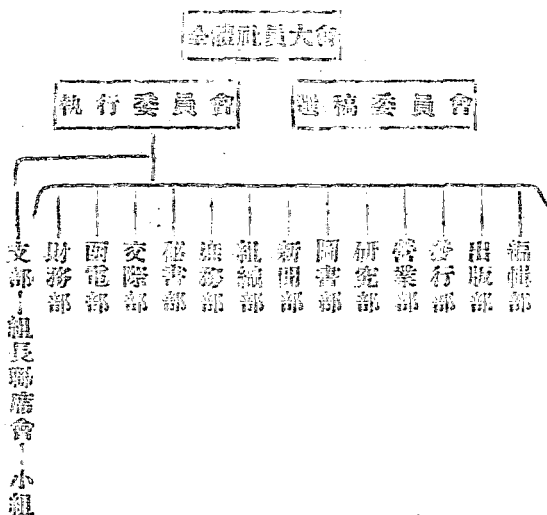
偕逃！

月兒含着兩眼淚上來，悄悄，是悄悄。

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

我們底組織大綱

定名：我們詩歌社。
 宗旨：建設中國新興詩歌。
 社員：具備下列條件——(1)無政黨者(2)愛好詩歌者(3)定本刊一年且經常投稿者
 組織：



會期：(1)全體大會——無會期，用通信方法徵求意見。
 (2)選稿委員會——隨時駕往選委會選稿。
 (3)執行委員會——每星期日上午十二時開常會。
 (4)支部及其他——由組織部另定之。

任期：各級概為一年。

經費：本社月刊及叢書之收入即為本社經費；不足時得向外募捐之。

附則：經全體社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得修改之。

定價：全年一元，本期五分。

執行委員會

啟事一：本社擔心着編輯有什麼偏見，以致於對不起讀者，所以就有選委的組織，我們的選委，是個鎔化一切金屬的洪爐，在這個洪爐裡就選定了要刊登的東西，所以本社的編輯，只負有編輯與修改之責。不過，就是修改方面，也不能讓他大塗特抹，因為這也是會使編輯的偏見泛濫呵！再，編輯對本社還有個最大的義務，就是不登或緩登，經選定的有關係的稿件，選定之稿不足時臨時補充。此啟

啟事二：逕啟者，本社各部對外往來函電須經執委會及函電部蓋章簽字；否則，本社不負任何責任。

再者，凡與本社通信者，務請寄至函電部轉交（北平西四報子胡同十號）此啟

我們詩歌社

叢書第一種

李這劇詩集

二月底出版
定價三角
四分以內郵票
可以十足代用

